

中国古玩名镇纪实小说

张兰老曹的

陈树义 刘宏 陈全 著



新华出版社

中国古玩名镇纪实小说

张兰老曹的古董人生

陈树义 刘宏 陈全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兰老曹的古董人生 / 陈树义, 刘宏, 陈全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166-0757-2

I. ①张… II. ①陈… ②刘… ③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5801 号

张兰老曹的古董人生

作 者: 陈树义 刘宏 陈全

出版人: 张百新

版式设计: 薛永志 宁希蔚

责任编辑: 张 谦

封面设计: 任 弘 文 杰

责任印制: 廖成华

贺明亮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易来视觉工作室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张: 6.75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数: 1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66-0757-2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序

山西省介休市张兰镇，是闻名遐迩的千年古镇。隋唐更迭时，唐王李世民政破介休城，追杀介休城的守将宋金刚，一直追到距介休城东北四十五里的张南堡。《唐书》记载：“太宗败宋金刚于介休，追数里，至张南堡”。这张南堡就是现在的张兰村，不过那时还是几个散聚的小村落而已。

张兰村东北与平遥县接壤，南面与沁源县毗邻，大官道穿村而过，境内还有南北贯通全省的同蒲铁路，交通便捷，地处要塞，是介休县邑的东大门。后历经时间推移、朝代更迭，它逐渐发展为商埠中心。到了清代的康乾盛世，张兰村更是成了商贾云集的大镇。清朝时在张兰设立山西水利同知衙门（俗称二府衙门）。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带众西逃，就曾在张兰西街曹姓宅院住宿过。而今，张兰成为古玩收藏的集散地，古玩爱好者的一方乐土。这里储存着令人向往的古韵风情，在中国收藏界，若谈到山西张兰古镇，几乎无人不晓。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造就一方人。我们要讲述的古董人曹海的故事，就发生在张兰这个悠远的古镇里。从一开始，村里人就叫他老曹，老曹不一定老，可是人们都叫他老曹。这个也挺怪的，就好像那个对联“小老鼠偷吃热凉粉，短

长虫盘绕矮高粱”，老鼠不老，但总称其为老鼠；凉粉刚出锅热得发烫，但那也叫凉粉；长虫是由短及长，但小的时候也叫长虫；高粱刚出苗的时候也就一扁指头来高，但大家不都叫它高粱吗？所以说怪也不怪。至于说老曹这人是否像老鼠那样狡猾，或者像长虫那样擅长钻营，他的人生历程是凉是热，他给张兰人留下的印象是高是矮，人们对他的评说是好是赖，也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的。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目 录

- 序 1
- 一、青梅竹马同窗谊 有约相会横祸生 1
- 二、为情挨斗实无奈 幸逢春风驱雾霾 8
- 三、马先生寻师却烦恼 傻老曹馅饼天上掉 12
- 四、解数用尽 “盆” 好运 牛刀小试第一金 17
- 五、访师爷聊村史另辟蹊径 劊猪人遇程让看到曙光 ... 25
- 六、娶娇妻置房产花好月圆 变思路忙转型夜夜难眠 ... 33
- 七、京城归来拜祖师 跋山涉水寻真宝 40
- 八、曲径通幽现蹉跎 神木探奇是非多 48
- 九、小格局焉能成大器 跟形势才是硬道理 57
- 十、巧舌说动实在人 鬼市遇上真对头 64
- 十一、耕耘未必收获梦想 秃头虽亮却非太阳 73
- 十二、险中求富贵难比登天 村里躲灾祸实乃恶缘 80
- 十三、突陷囹圄受考验 尝苦方知昨日甜 89
- 十四、身不由己做囚徒 巧遇故人有来由 97
- 十五、贼心不死大念盗墓经 义正词严喝醒迷路人 105
- 十六、隔行隔山迷雾重 条分缕析律师明 115

十七、善恶有报终分明	醍醐灌顶灵台清	122
十八、明清货撼动老曹心	灌水事轮到马庄林	131
十九、李满仓惴惴访老曹	王师爷娓娓道皇商	140
二十、北貉南猴同属一丘	天珍地宝不会合流	151
二十一、套窑惊现小龙椅	问君焉能不动心	157
二十二、明知故犯遭花报	钱来货往岂无因	163
二十三、焦头烂额难卖椅	枯木逢春遇冤家	169
二十四、晕乎乎秃头灌水	乱糟糟老曹开张	176
二十五、黄粱一梦本不真	野渡无人舟自横	182
二十六、老曹举锤砸妄想	师爷题词鼓风帆	187
二十七、路遥方能知马力	机关算尽终害己	192
二十八、人间正道民为纲	无明褪尽显金沙	198
后 记		205





一、青梅竹马同窗谊 有约相会横祸生

公元1976年。

木叶尽脱，西风正起，北雁南飞，已是深秋，再过几日就到寒露了。天一黑，人们就都回家休息了，打发着一天的疲惫。墙头的大字报没有观众，也就不再张牙舞爪狰狞恐怖了，在灰暗的月光下随着风轻轻摆动着边边角角，张兰村里静悄悄的。

突然，村东头一声狗叫打破了宁静，引得全村的狗都跟着汪汪狂吠起来，顿时热闹非凡。

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而老曹，恰恰就是那个“形”。

这一声狗叫，把刚刚攀住墙边的老曹吓得掉了下来，摔得屁股真跟开了花似的。

“春花家里怎么养了狗了？还正好拴在西墙！”他纳闷着，赶紧起身，拍拍打打早已脏了吧唧的老军裤。再摸，发觉裤子在地面上擦了个洞，连屁股蛋儿都磨破了。老曹心疼得要命，暗想，又得去打换铺给张叔搬货了，而且还得指望能找着条裤子，不然又得光着腚去看青！

看青护田是哥哥曹云找当生产队长的本家叔叔给争取来的。老曹上到小学毕业，就死活不愿意上了，说什么学校老师管得紧，而且读再多书也没用，还不是回家跟土坷垃较劲？还不如早点出来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曹云被他说得哑口无言。也难怪老曹不愿意回家吃闲饭了，老曹挺爱看书，没事就



抱着他爹当年留下的几本破书翻来翻去。但无奈爹妈死得早，哥哥娶的那个老婆又成天叨叨个没完，说曹海你那么大个子，都十三四了还跟家里蹭饭吃，说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哥哥曹云自打父母双亡之后，就没再听过别人的话。媳妇一进家门，就算是又给自己找了个后妈，说往东绝对不敢往西走半步。只好道：“那好吧，我走走后门给曹海找个事做吧。”到生产队一打听才知道，敢情老曹的岁数没法跟社员大队伍下地干活，他年纪太小了。本家叔叔摩挲着曹云送来的半袋小米，拿起旱烟杆子在八仙桌上敲了半天，才说“就让曹海去护田看青吧”。

看青是个懒汉活计，就是晚上待在地里，住着窝棚守护庄稼，平时防着畜生偷吃，该收割时防着人偷窃。那会儿正好赶上初秋，老曹盯了几个晚上，发现也没人来偷，那就自己偷吧！家里都快饿死了，没辙呀。于是乎，小老曹开始了监守自盗的“事业”，今天在这块地里刨俩红薯，明天到那个地里掰几穗玉米，摸回家去煮着就吃。由于目标比较分散，竟然一直没被队里发现。嫂子也像换了一个人，还一个劲儿地夸起了老曹，说俺们家海子长大了，能为家里着想了，一个劲儿地乐，满嘴的玉米粒都掉在了地上，又赶忙一个一个捡起来往嘴里塞。

她不知道，老曹除了给家里“送”粮食，还给自己留了点“自留田”。

这个自留田可不只是给老曹自己吃的。

偷东西的老曹不紧张，给春花送红薯的老曹可是紧张得要命。

谁叫春花？她是老曹小学时的同班同学。老曹爬树上墙无恶不作，几乎天天都要被老师罚站，缩在讲台旁边的角落里向大家展示他那鼻涕泡乱冒、蓬头垢面的形象，同学们都是涨红



了脸、憋着笑在听老师训斥挖苦。刚开始老曹特别害臊，总低着头看着地面，次数一多，那脸皮也跟城墙差不多厚啦。后来一被拖到墙角，老曹就会定下神来，整顿整顿衣装，挺起胸膛充满自信地看着全班同仁，好像生产队长要发表讲话似的，喜悦的表现欲就更强烈了。班里同学个个忍俊不禁，强迫自己看着讲台，生怕笑出声来，只有春花一脸关切地看着老曹，那张脸在老曹心中俨然就是百花丛中的牡丹。

春花学习非常好，长得也水灵，在班里总有几个男孩子没事儿就来找春花聊天，或者拿几个号称看不懂的题来“无耻下问”。春花有时候也不胜其烦，老曹就很火爆地扛着板凳冲过来一通乱摇，为此放学后经常半路上挨黑揍。但是老曹第二天依旧如此，慢慢地，春花也就习惯了老曹的保护。

辍学之后，老曹每每在地里偷了红薯，就给春花送去。他知道春花肯定也吃不饱。春花倒挺入角色，从接到老曹的第一个红薯开始就不害怕，而是让老曹掰成两半，一人攥着一半躲在生产队队办公房后边吃。春花说了，这叫灯下黑，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老曹不说话，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春花吃，等她吃完再把自己这一半递过去，说自己还偷了几个，在家里放着呢。

春花说：“听我娘总念叨，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说你已经给我饭吃了，要是你还能给我衣服穿，是不是我就得嫁给你啊？”

老曹脸涨得通红，说：“我自己都没一件规整衣服，不过肯定能给你弄过来。”

春花说：“那咱也没有房子啊，你家的院子肯定是你哥和你嫂子的。”



老曹说：“我听王老师说事在人为啊，我会努力挣工分，将来当上队长，我就让你住这个大队的房子，我会把它都买下来！”春花听了痴痴地笑，好像真的已经住进大队房子里去了似的，伸手戳了戳他的额头，嗔怪地说：“有本事，能煞你！”

春花比老曹多念了三年初中。这三年里，春花上课时候的背影，是属于李满仓那双双大贼眼珠子的。满仓的爹金斗是生产队的副队长，所以满仓面对春花的时候，是非常有心理优势的。那年头，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满仓可是根红苗正，而且听他叔说过，学而优则仕，就是说做学问做得好的人才能当官。春花她爹老马做了一辈子学问，却没当过官，就肯定没自己爹厉害。带着心里优势的满仓，在发现班里脖子最白的是春花之后，带着几个小伙伴路上堵着春花要摸她脖子。春花吓坏了，使劲往回跑，正遇上赶来护送她的老曹。老曹让春花先走，自己随便拾起根树枝就冲了上去。事实证明，满仓这伙人的心理优势也就是遇到春花还成，三个根红苗正的孩子居然让老曹一个人赶得到处乱跑。

后来，老曹也不用总拿着红薯说事儿了，跟春花约好，每隔两天，就在春花家院子的西墙头见面，聊聊天。那垛长满野草的土墙，俨然成了两个十七八岁年轻人的鹊桥。

此时，老曹正靠在鹊桥下坐着。刚才的狗叫吓得他实在不轻。看着朦胧的月亮，老曹想起王老师给他讲的月老的传说，莫非这月老看不惯自己和春花在墙头见面，专门派了天狗在墙里面值班？

不远处的草丛里，蹲着一个人，个头比老曹稍稍小点，细眉毛小眼睛，也就十八岁左右，一直看着老曹的一举一动。这人就是金斗副队长的儿子李满仓。他慢慢站了起来，猫着腰顺



着身旁的大榆树轻轻躲了开来，越走越快，径直跑进了春花家大门。

春花爹老马正在院子里坐着，狗已经被他栓回了屋子，跟绑在椅子上嘴里塞着布条的春花关在了一起。昨天，满仓偷偷告诉老马，春花每天都跟老曹在院子西墙头会面，气的老马当场把正在给吴老二家写的喜联撕得粉碎。

老马叫马承宗，是张兰古镇北街人。最早是村里的小学老师，因为“六二压”（1962年国家困难时期，精简了许多吃财政饭的）吃不饱饭，主动提出辞职申请回村务农。要说知识还是有的，老马是1958年平介灵三县联合速成师范^①毕业，村里大事小情坐礼房、收礼金、当总管，老马那是当仁不让的，在村里也有相当的名望。人们一见面都亲切地称呼“马先生”。

此时马先生正气得三焦失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两太阳冒火七窍生烟，看那劲头儿再过一会就变拔火罐了。这火气来得也正常，曹海那小子全家吃了上顿没下顿，穷得走路都叮当乱响，自己好赖还能靠着文化过日子，再说这姑娘家的，还没怎么着就开始偷着搞对象了，传出去让村里人怎么看我老马？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必须得刹住！

满仓跑进来了，缓了缓气，悄声道：“叔，他来了，刚才狗叫把他给吓掉下去了，一会儿肯定还要上来，你注意听他发暗号就行了。”

“嗯。”老马漫不经心答应了一声。

“我已经告诉我爹了，他带着民兵一会儿就到。”

老马看了看满仓，只见那双豆豆眼忽闪个不停，心道：你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爹在村里欺男霸女胡作非为，这次

^①新中国成立初期，平遥、介休、灵石三县合办的师范学校。



这么主动帮我料理家事，肯定没安什么好心！想到这里，老马心里不由得绷紧了弦。

屋里的春花被绑在椅子上，使劲儿挣扎着，眼睛都哭成核桃了。从上午被爹骂了之后，就一直没吃东西，这个时候都快虚脱了。

现在，眼看着自己的保护神要被老爹给抓住，保不齐还要被批斗，春花怎能不急？可是又无力反抗，连报信儿的机会都没有，只好用不吃飯来默默抗议。老马见状更是生气，直接扔下一句话，“要是执迷不悟，就把你和那小子直接扔到村外马猴道喂狼去！”

“蹬蹬，蹬蹬噔，噔噔……”

墙头上的老曹正用砖头卖力地发着暗号，拍打着土墙，拍了三组信号就停下了。每次都是这个时候，墙那边就会冒出春花粉嫩的脸蛋来，俩人有说有笑。

记得上次，老曹给春花带了一个小玉簪子，说这是他在打换铺搬东西的时候，老张送他的。他一看，就觉得春花戴上肯定好看。春花拿过簪子来看了又看，那晚月亮很大，隐隐看到簪子里面有点杂质，就不解地问老曹：“看来这玉不咋地，你看，里面都有不干净的东西了。怪不得老张送给你呢。”

“傻丫头，你懂啥。老张说了，这些东西叫沁，是老年间的玉才会有的呢。”老曹笑嘻嘻地说：“对了春花，这打换铺可真不错，几块钱收的东西，到平遥信托行那里能卖十几块呢！”

“啥叫信托行啊？”

老曹挠了挠头道：“我也不知道，反正能收东西呗。说是卖给国家，国家再卖给外国人赚钱呢。”

正聊着呢，冷不防老马喊春花倒洗脚水，俩人就赶紧散



了。

“怎么还不来呢？”老曹有点纳闷，隐隐觉得不对劲，刚准备往下走，下面突然有人使劲把他给拽了下来，老曹直接摔到了地上，立马顺势滚了几个圈，抬头一看，只见老马恶狠狠地看着自己，随即大踏步冲上来就是两个耳光，少见地骂道：“你个兔崽子，好路不走，专耍流氓！”

老马身后闪出了两个民兵，不由分说把老曹给绑了，副队长金斗披着军大衣缓缓走了过来，厉声喊道：“曹海，你狗胆包天，胆敢深更半夜耍流氓！明天，全村开批斗会，批斗流氓犯曹海！”

二、为情挨斗实无奈

一、幸逢春风驱雾霾

说起来老曹也是书香门第出身，他爹从前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在老曹三岁那年，就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得了浮肿病，折磨的没了个人样，没坚持多久就被老天爷收拾去了。隔了四年，老曹的娘突发急病，两眼发直，拉着大儿子曹云的手摇了又摇，呜咽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忽的撒手，义无反顾找他爹去了。曹云带着老曹，哥俩相依为命，吭哧吭哧过着饥一餐饱一顿的日子。张兰好心人多，冯大娘刘大嫂街里街坊有余粮的也时常接济一下，总算凑合着都长大了。

这次曹海被抓，嫂子在家里是骂个不停，什么“败坏老曹家的门风”啊，“人们的闲话脏水会泼向自家”啊，全然忘记了小叔子送玉米的那点子好处。曹云蹲在屋檐下发呆，老曹家的门风？哪有什么门风啊！门缝到有好几个！这个弟弟还真不让自己省心啊，背着老婆把多少日子才攒起来的半袋米都送了，好不容易给老曹争取了个活计，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不安分，不学好，还想勾引人家老马家闺女。哎，家门不幸啊！

第二天晚上，流氓犯曹海批斗会正式开幕，大会由金斗副队长主持，他儿子满仓负责逼老曹交代问题。当看到带着高帽子被人架着上台的老曹，满仓的血液霎时间沸腾了，当年被打的恐惧早已化成了无边的愤怒。在看到老曹拒不交代问题后，满仓开始拿着柳条编成的鞭子狠狠地抽打老曹的脊背。





台下，哥哥曹云无助地跟着众人一起喊着“打倒曹海”的口号，看着曹海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表情，沾满土的破衣烂衫，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又突然想起了那半袋米，赶紧看了看坐在台上的叔叔，正好支书叔叔也往他这边看，曹云哀求的可怜神情尽收眼底，他微微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没过五分钟，鞭子在和老曹比韧性的较量中失败了，断成了两截，老曹衣服被抽烂，血都渗出来了，愣是一声没吭。

满仓还想换根柳条继续打。曹书记终于发话了，说：“我刚从县里开会回来，这样吧，我们大队支部先了解研究一下情况，听听社员反映再说。不过对年轻人还应该是重在教育嘛。”社员们本来就觉得老曹可怜，特别是年轻人，早就看不下去了。人们七嘴八舌纷纷议论着：“什么流氓，人家正是搞对象的年龄。”“怕是别有用心，想成自家的好事吧！哈哈！”

或许是被锁在房间里的春花的祈祷起了作用，抑或爱情的力量就是伟大，不几天，“四人帮”倒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老曹的流氓罪也被搁置了。但是老曹流氓犯的形象已经是深入一些人的心了，就连村里四五十岁、都当上奶奶的女人们见了老曹都绕道走，生怕自己晚节不保。

老曹现在也是有家难回了，嫂子的唾沫肯定能把自己淹死。春花被锁在家里，自己不去捣乱就算是帮她了。哎，还是不想了，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吧。

北门外打换铺里，老张正在紧张地忙活着，清点这一周收的物件。这打换铺全称叫介休县^①张兰收购站，在整个介休的农村只有张兰这样的大集镇才有。

^① 1992年，介休撤县设市。



很久以前，人们称张兰是“小北京”，因为那时的张兰号称“商贾四千”，铺面多，人口多，繁华热闹。街道更是有特色，有人说：跑遍天下省和区，没有见过张兰街道斜^①。街道两旁的铺面，后边一家的山墙比前一家的山墙向外伸出三米，挂上自家的招牌。走进张兰古镇，放眼望去都是一块块精美的字号招牌，层层叠叠互不遮挡，影影绰绰相映成趣。因此，张兰的街道叫“锯齿獠牙”街，当年之辉煌可想而知。虽然经历了多年的变迁，可张兰人暗财厚沉，古董玩意儿多，这是周边各地人们都知道的。

打换铺门脸不大，却不能小瞧。它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初专为省古玩商店和北京古玩总店供货，收一些附近人家的古董玩器，捎带还收些废铜烂铁破衣旧衫之类。到后来，收来的金银器就转给了银行，古董就卖给了城里的信托公司，为国家换外汇了。

老张是收购站的负责人，大各妞算是他的学徒，其实也就是帮忙收拾店铺的。这一男一女、一老一少都是喜欢热闹的人。老曹也爱到店里串门子，别看他人小却很勤快，卸车装货比那些雇来的社员还利索。干完活，老张总要给老曹一点稀罕吃的，老曹也总是再到那收下的烂货堆里，看看有无合适自己的穿戴，偶尔还能在烂货堆里捡双鞋出来，给自己换换。慢慢跟老张混熟了之后，老曹没事干就这里看看，那里翻翻，听老张给大各妞瞎侃古董玩器。不，也就是传授古玩鉴别收藏的知识。老曹这人脑子特好，有时候大各妞没记住的，老曹却记得清清楚楚，听了的就不会忘了。时间长了，也凑伴上几句，搞得老张都啧啧称奇，说他是“脑袋上一敲，脚后跟都响”的人精！

^① 张兰方言中，“斜字”的读音为 xi(习)，此两句押韵。